

石叻古蹟

林孝勝 張夏惲 柯木林
吳 華 張清江 李奕志 合著



陳育崧題



石叻古蹟

林孝勝 張夏憲 柯木林
吳華 張清江 李奕志 合著

南洋學會

石 叻 古 蹟

*

著者 林孝勝 張夏幃 柯木林
吳華 張清江 李奕志

出版者 南洋學會
P.O. Box 709, Singapore

印刷者 南海印務(私人)有限公司
31, Queen Street, S'pore, 7

新馬每本六元，國外美金六元

1975年4月出版

*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序

陳育崧

這集子里所收集的廿五篇文章，其中關於廟宇的有十六篇，佔最大成份，是本書的重點。我就依這一重點，寫一些我對本書的看法。

神祠廟宇在我們這個社會里，盤根錯節的存在着，神祠廟宇的週遭，往往成為公眾集會的中心。生活的社會化和集體化，是社羣團結和社區結成的主要原動力。所有公眾事務和公眾活動，以此為範圍，成一個社羣的聚合軸心，鞏固了「幫」的結集，起了血緣和地緣的吸引作用，成人口流動的取向，日益擴大。這種現象，是新加坡人口結集的主流，現在我們還可以審察出來。

在政府未將社會事業和公眾福利，納入政治範圍之前，所有民間一切公眾生活，多通過廟宇替大家安排、處理和執行。

廟宇是滿足人民的宗教生活，對神祇的崇拜，除了原有的機能外，它的副產物或副作用，往往超過主作用。一間廟宇，一經社會化起來，作用便大大地擴大，最顯著的：舉辦善舉、開設學校，發展高度的社會機能。

新加坡的早期社會，是建立在私會黨所結集的「幫」的體系上。許多廟宇是以「幫」為軸心，是私會黨的外表幌子，一切由黨人控制，有些非黨的廟宇，也被黨人滲透了，脫不了濃厚的私會黨氣氛。「幫」高於一切，「幫」首的威權，不可侵犯。

天福宮雖是福建幫的產物，以它規模的宏大，無疑地最能使它成為全坡人民崇拜的神祠。在辦人的計劃，可能希冀（？）

用這間廟宇建立起一個一統的「神權」，再憑藉着這一「神權」，來建立起一個「紳權」，運用「紳權」來領導一帮，進而至於超帮。於是「紳權」促使「帮權」合法化。

殖民政府，雖然採用「客長」制，間接統治華人，但這個「權力」，不是憑空就寄託在一個人身上。「權力」的構成與獲得，必須先有一種制度，那就是先有「紳士」的培養，而後確立「紳權」。早期的社羣是散漫的、支離的，受私會黨控制着。要擺脫這一權力，必須另創一個較強的權力，來取代它。我感覺早期的新加坡，一下子創建了這麼多的廟宇，各樹一幟，而天福宮耗費了大量金錢，多年的時光來完成這間全島最大規模的建築物，而且榮獲御賜匾額，它的成為全民宗教中心，是無可否定的。憑藉這一「神權」，來建立一個「紳權」。我們看英人接管馬六甲，廢除了甲必丹制度，那里的華人，便制定青雲亭亭主制度來取代「甲政」的權力。青雲亭和天福宮，賦有完全支配福建人的威權，經它頒發婚書，才是合法的婚配；天福宮大董事禁止福建女子當娼，立法森嚴，無人敢破壞。他們尊重讀書人，「敬惜字紙，功德無量」，崇文閣除了教學外，更「為小亭以備焚化字紙，每歲仲春，濟濟多士，齊明盛服，以承祭祀，祭畢並送文灰而赴于江，因顏曰崇文閣，以宏正道。」目不識丁的流寓華人，文字是具有神祕性的，對文字敬重，于是文字是教條，「紳權」便由這神祕性里面鞏固起來。

「紳權」寄託在「紳士」身上。這種中國傳統社會結構中，一個重要的層次，是「地方威權」，掌握一個地方社羣的領導權力，是沒有印把子的官，對整個社羣起了積極作用。「紳權」的產生，是根據傳統的，是社會文化的歷史發展里面傳留下來的東西。權力是依靠身份獲得的，在中國是一套不變的秩序，可是流

寓海外的華人，一些依靠都沒有，還講什麼傳統，什麼身份。所以憑藉「神權」來建立「紳權」，是一個通達的捷徑。同時使他的威信，無可動搖。

「士大夫居鄉者爲紳」，在中國政權產生紳權，海外華人談不到這些，可是在「社會階梯」上，正企圖向上攀登或掙扎的人，政府得把這些或有些可取的人物，製成紳士，如賜封「太平局紳」，委任爲「十二雙」（華人參事局局員）等顯赫頭銜。一轉眼間，他們便爬上階梯，獲得「紳權」。較後出現了清廷的寶官鬻爵，一時炎徼殊域，翎頂滿街走，資政第、大夫第眩耀門楣，領袖大量的產生，于是大羣起了分化，小羣便如雨後春筍，叢生起來。

「紳權」的領導權力，是地區性的，有一定範圍的界限，具有很強對外抗拒性。新加坡的五個大幫，各有其人口集中區，把新加坡劃分爲五個「幫區」，各有其領導層。「紳權」是繼替的，擁有絕對威權，有時它可以發展到政令自行的方式，這類型和格局，今日都還存在着，可是在城市的重建下，它面對消失的威脅，「幫」的本質開始動搖了。但以「幫權」爲基礎的「紳權」，恐一時還無法被衝破，這給社會學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題材。

慶德會和金蘭廟，是姻緣親屬制度的兩種類型的結集，它們以結盟方式，製造人爲的親屬關係，是和私會黨組織分不開的，這兩個結社所塑造的親屬原則，是有其基本判別之點，也是一個很好的研究題材。

在中國，鄉土社會是個親密的社會；而移民社會，雖具有鄉土性，却包容了「陌生」人和來歷不明的份子。這個特殊性，使它難于產生一個傳統的繼替領導人。一個社羣的史蹟，大抵蘊藏在廟宇里，正待我們去辛勤鉤稽。在不同範疇的社會學者，歷史

學者當然會從中採取他們所需求的資料。福建帮的「紳權」繼替，是有其歷史因素，我們可以從本集里獲得端倪。

以上是我從本集里所看到的一些重點，還有一系列的問題，正待我們剖析，林孝勝的導言有不少的提示。

柯木林的豆腐街一文，描繪昔日的繁華景象，使我回昧着十九世紀新加坡的繁榮面貌，和人民的生活樣相。當日大坡大馬路，從豆腐街到牛車水一帶，是全坡最繁華地區，秦樓楚館、戲園酒家，都集中于此，是民衆夜生活的好去處。豪商巨賈、官紳名士，在這裏酬酢，餘韻猶存，可是如今大半凋零，冷落不堪了！讓我記述一個盛會，來襯托木林那篇文章。

常熟衛鑄生，是左子興領事的詩友，他是書法大家，滬濱名士。鑄生有「壽榮華酒樓卽句」八絕，香艷旖旎，當時新加坡上層人物的生活情況，可見一斑：

五花驄馬七香車，轔轔聲中月正華。
燈火層樓明似晝，一竿挑出酒帘斜。

花枝歷亂映瑤臺，玳瑁長筵爛漫開。
十八雲鬟隨列坐，勝他劉阮入天台。

楚楚豐姿蟬髻鴉，勾欄第一是兒家。
叮嚀記取門前柳，吹遍東風未放花。

銅琶彈徹鬱輪袍，色舞眉飛格調高。
一串清歌珠十斛，天然聲價冠花曹。

清絲脆竹奏宮商，小令新翻舊教坊。
我自淺斟爾低唱，倩誰窄袖舞郎當。

泊肩兩小最妖嬈，忍笑佯嗔未易描。
兜惹驚鴻拋妬眼，司空見慣也魂銷。

衣香鬢影雜釵光，歌扇搖風縱酒狂。
老去樊川真艷絕，醉圍紅袖賭飛觴。

片言喋喋君難解，私語喃喃我未諳。
妙到會心皆不遠，何妨箇口兩情含。

《叻報》主筆葉季允戲成四絕調之：

詞壇跌宕老風流，裙履何曾讓壯遊。
贏得羣芳題品遍，多情誰似衛蘇州。

燈紅酒釀按笙簫，妙筆拈來次第描。
我把名花比名士，知君原是老來嬌。

一幅天然主客圖，有人低喚小姑娘。
似聞笑語還搔首，髮白如卿玉體無。

艷說新洲賣酒家，無端春色逗仙槎。
他時歸去人相問，幸道天南尚有花。

左子興領事，當時也是座中名士之一，他寫了一首律詩來湊熱鬧：

不向麒麟閣著勛，澹然懷抱自多欣。
揮毫字字龍蛇態，脫口言言錦綉文。
霧鬢雲鬟常列座，蠻花瓈鳥或爲羣。
聽君唱到銷魂曲，令我如親代性斤。

十九世紀是大英帝國主義登上最高峯時期，也是新加坡華人建立了商業資本社會時期，在富裕的社會里和繁榮都市中人民生活的豪華，《人境廬詩草》里的「番客篇」，描寫精緻，研究十九世紀新加坡的華人社會面相的不可不讀。

華人從中國破產的都市和原始化的鄉村，逃荒海外，生聚繁殖，結集而成社羣；他們把中國的鄉土社會定型生活的本質搬來

。定型生活是含有抗拒性的，因為遠適異域，受着外來因素不斷的衝激，又因為要適應陌生環境，不得不逐漸遷就。於是鄉土本質，起了蛻變，次第解組，削弱了抗拒力量，推向着一個新型態的塑造，形成了「移民社會」的結構。

這個社羣里的成員，存在着「不同階層成份人等」。這些「不同階層人等」的流動性和流動量是很強的，他的流動方向是朝着他所能接近的某一機緣而結集起來，所以血緣與地緣是他的結集取向。移民社會的基層結構與動能各種分析，應從實質的研究，發展到理論的建立，這是我們研究海外華人史的蹊徑。海外華人歷史研究，從片段史蹟的探討，進到通史的編寫，已經有長久的時間了。最初因為史料的匱乏，大都從事於史料的發掘，因而成為樸學的一個支系。經過許多孜矻大師的鑽研，從中國和各國的文獻里尋覓資料，逐漸把它貫串起來，乳育而為史的敘述。這一方面的知識提升了研究的興趣和成果，推擴到專史研究的境地。它所牽涉的範圍，越來越廣博，遂有個別專史、分類專史和各項專題計劃的提出。漢學家對這一方面的貢獻，是巨大的。他們主要是研究傳統中國，並以中國文化為取向。自從社會學家把中國當作一區域來研究，通過社會科學中各學科的特有概念，考察中國之某些面相。因為中國今日採取鎖閉政策，這些社會學者，便選擇了東南亞某些華人集中地區，以「華僑」為研究對象，來推究中國社會的結構。他們從事「通過中國的研究，來增進社會科學的一般知識，以及如何利用社會科學中的觀點、模型來理解和分析中國的資料。」他們採取了社會學的調查方法來做中國專門性質的研究。英國斐利文（M. Freedman）和美國史基納（G. W. Skinner）是這門研究的代表者，他們開始研究時，都以

「華僑社會」的調查和分析入手，史基納把巴素（Victor Purcell）的《東南亞華僑志》批判得體無完膚。

田汝康的古晉社團調查，李亦園的蔬坡華人領導層分析，斐利文門徒裴達禮（H. D. Baker）的九龍上水鄉研究，都應用社會學方法來了解一地區的華人的過去和現在；在大陸大力提倡「鄉土中國」的費孝通，却寂寂無聞了。這些社會學者除史堅納外都是斐司（Raymond Firth）的高足，目下的「華僑史」研究，大都跑這條路線，成了一個有力的學派。

日本的「華僑研究」，在東京方面，採取樸學的攷據方式下功夫，大師輩出，造詣甚深，使我們望塵莫及；在京都方面，却以社會學為主，走實際調查的路線，其著者有：日比野丈夫的青雲亭研究，今堀誠二的華人基爾特探討，須山卓的幫的分析，這些都開拓了「華僑史」的境界。

本書作者們是把新加坡有歷史價值的遺跡，有計劃地作一番查勘工作所寫成的。新加坡的都市重建迅速地使一些古蹟受到影響，為了搶救這些遺跡，政府特地制訂保存古蹟法，並設立保存古蹟委員會來負責保護，這實是明智之舉。至於人民也應負起珍惜和愛護古蹟古物的責任。學者們，尤其是歷史家，更應共同努力，從事對文物的調查和記錄，來鞏固我們歷史的真實。同時對於各兄弟民族的史蹟，我們也應該深入研討，期發一個共同認識，寫成一部獨立自主的本國史，來奠定和諧堅強的國基。我覺得應用集體研究的協作精神，比個人單獨寫作的收效要好得多，特別在此時此地看來，是很有意義的。實地攷察和文獻探討，相互印証，使理論與實踐能緊密地結合起來，取得的成果，自然很可貴的。本書里的文字也很通俗化，期造歷史普及工作，這意義是重大的。

歷史不能單憑歷史傳統而瞭解，也不能單靠現在的社會結構組織功能而明白。適切的文化知識、歷史重點，應該是對歷史背景和文化制度與取向之目的及其交互關係，作為研究的綜合，用社會科學中的觀點、模型來理解各國文獻中所保有的資料，樸學基礎，大可取用借資。但它偏於文字意義的傾向，不先去理解社會的實際，再尋找適切的文字加以表達，是不能使歷史的社會知識普及化。無歷史的民族怎能有全民共同認識！有人說：歷史是「非生產」學科，這種價值觀念，是絕對錯誤的。我很高興見到這些青年學人：張清江、李奕志、柯木林、林孝勝、張夏幃、吳華等，對歷史的愛好和力學，他們要我為本書寫一篇序文，我不禁以十分愉快的心情答應下來。我從本書看出許多星華社會問題和歷史軌跡，正好藉此機會，略陳淺見，和大家討論。

一九七四年十月八日於新加坡椰陰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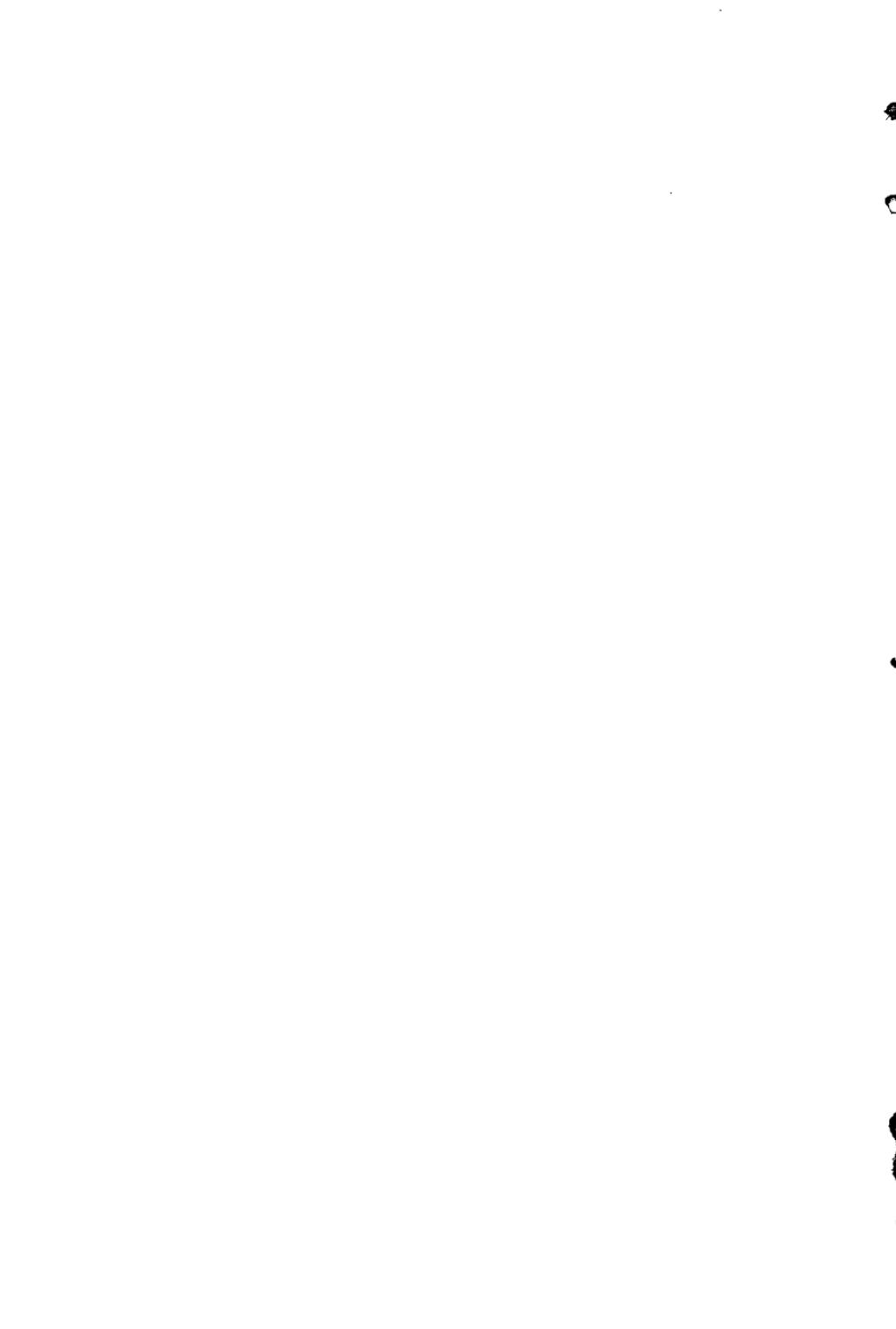
目 次

古刹鐘聲細說雙林	…	…	…	…	…	…	林孝勝	(133)
粵海清廟話舊	…	…	…	…	…	…	吳華	(143)
行業色彩濃厚的廣福古廟	…	…	…	…	…	…	張清江	(153)
神秘祠堂社公廟	…	…	…	…	…	…	李奕志	(163)
曹亞志與曹家館	…	…	…	…	…	…	張夏幃	(171)
第一個客屬團體——應和館	…	…	…	…	…	…	李奕志	(179)
丹戎巴葛福德祠	…	…	…	…	…	…	吳華	(187)
從海唇福德祠到綠野亭	…	…	…	…	…	…	李奕志	(197)
關於瓊州天后宮	…	…	…	…	…	…	吳華	(207)
崇文閣與萃英書院	…	…	…	…	…	…	柯木林	(215)
陳旭年與資政第	…	…	…	…	…	…	張清江	(223)
從陳金聲紀念噴泉談起	…	…	…	…	…	…	柯木林	(233)
豆腐街昔日繁華今何在	…	…	…	…	…	…	柯木林	(241)
民辦醫藥團體——同濟醫院	…	…	…	…	…	…	柯木林	(249)
後記	…	…	…	…	…	…	柯木林	(257)

導 言

十九世紀星華社會的幫權政治

林 孝 勝



一 《石叻古蹟》研究計劃的設計和撰寫

《石叻古蹟》研究計劃的提出是我們共同意識到近年來城市重建，不少古蹟受到影響，為了不使寶貴古蹟淪於湮沒，我們遂決定為《星洲日報》副刊「星雲」版每週撰寫一篇專稿，將新加坡古蹟有選擇地作深入而有系統的介紹，俾使讀者對新加坡歷史古蹟有所認識。從1973年5月23日發表第一篇“不被注意的慶德會”至同年11月15日最後一篇“後記”為止，我們一共發表了廿六篇文章。經過原作者修改後，全部收集於本書內。

在展開本研究計劃的過程中，我們六人充份發揮了分工合作的精神。我們的工作大致分配如下：編訂古蹟名錄和訪古行程是由柯木林負責策劃，經各人審核、增刪後，即付諸實行。攝影工作由張夏幃主持，李奕志協助。這次我們約拍攝了百餘幀彩色幻燈片、彩色相片以及黑白相片，其中以彩色幻燈片居多。內容包括各古蹟的外觀、內景、神壇、神座、碑文、匾額、木刻對聯、古鐘等等。這套幻燈片集配以講解足供國內外大專學院講授新加坡華族史、十九世紀新加坡華族文化和民間宗教等科目作視聽教材之用。張清江、吳華和筆者則負責現場抄錄難收攝影效果的碑文、匾額、對聯，記述各古蹟的方位、所祭祀諸神的名目、各神壇位置、各古蹟的建築模式。甚至各古蹟的名匾（木刻招牌）的式樣都受到我們的注意。和廟祝或住持高僧作親切訪談，以祈獲得珍貴的口述資料，也落入我們的工作範圍。這項田野工作雖然辛勞，但是收穫很可觀，我們都頗滿意。

參觀各古蹟後由每人撰寫一篇介紹文章，每星期四發表於《星洲日報》「星雲」版。現在工作告一段落，所蒐集到的資料由筆者加以分析，撰寫一篇總結報告。這僅是第一階段工作的完

成，第二階段工作將是十九世紀星華社會史的撰寫。

《石叻古蹟》研究計劃的主題是十九世紀新加坡華族領導層的模式與帮派分合問題，也旁及於華族民間宗教信仰。我們是以十九世紀新加坡華族社會主要領袖人物為經，以代表各方言社羣的廟宇、宗祠、會館、書院、醫院等建築物為緯，縱橫分析開埠後一百年期間（1819年—1919年）的星華社會的靜態（社會結構）和動態（社會變遷）。這是一個以點連面的研究計劃。對各方言羣具有代表性的組織作個別和深入的研究，結合各篇就顯現出一個完整的社會面。在這樣的架構上對十九世紀星華社會各帮分合作兩層次的分析：星華社會領導層在帮權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超帮活動的意義；另一個層面是探討帮際關係的實質。從這兩個角度來看十九世紀星華社會的帮權結構。

二 十九世紀星華社會的帮權政治

帮是一個方言社羣，它帶着濃厚的地緣性和業緣性，偶而附有血緣性。十九世紀新加坡華族人口以福建人、潮州人和廣府人居多，瓊州人和客人都居小帮。根據1881年海峽殖民地人口統計，各帮人口如下：

福建人	24,981名	瓊州人	8,319名
潮州人	22,644名	客人	6,170名
廣府人	14,853名	其他	272名
海峽僑生	9,527名	總數	86,766名